

十年之期

○ 郑安国

十年前的那个春日,我带着妻儿,循着作家倪霞的号召,加入了“为龙图书院种一片绿”的志愿活动。今春,我再次来到通山县洪港镇的北台山。山路蜿蜒,我心里揣着的,却是十年前的那个清晨。那时,我的儿子刚及我的腰高,妻子牵着他的手,我肩上扛着两株细瘦的树苗,跟随一群文友,来此赴一个与泥土和时光的约定。

车田村的风,还带着料峭的春寒,吹在脸上,清冽而新鲜。拾级而上,记忆便如潮水般漫上来。脚下的这座北台山,古称云凤山,早在北宋,便孕育了与包拯齐名的龙图阁直学士吴中复。南宋时,后人感念先贤,在此建起“龙图书院”,琅琅书声,曾与山间的松涛应和了数百年。我们所要重访的,便是这样一片被历史与文脉浸透的土地。

那日,植树前有简短的仪式,一方新立的石碑被郑重地揭开,上面刻着《龙图书院云凤林记》。发起人倪霞站在人群前,声音温和平静,只说“想为这段被尘封的过往,也为我们共同的未来,种下一片看得见的青绿。”

植树时天色原是晴好的,及至半途,却淅淅沥沥地飘起雨来。雨丝清凉,非但没有浇灭众人的热情,反让那劳作的身影,在蒙蒙山色中,显出一种专注的虔诚来。儿子的小手紧紧扶着一株比他高不了多少的树苗,我和妻子一锹一锹地将湿润的泥土回填。那一刻,我们种下的,仿佛不只是一棵树,而是一

个微小而确切的希望。志愿者出资修建的石碑《龙图书院云凤林记》静静地立在旁侧,无声地诉说着一段被重新唤醒的历史。

不曾想,弹指间,便是十年。在北台寺,我沿着那条熟悉的野径,伴着清新的山风,眼前的景象令我蓦然驻足。昔年那一片需要细心辨认才能找见的纤细树苗,已然连缀成林,亭亭如盖,绿荫匝地。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叶片筛落下来,光斑在布满苔痕的石阶上轻盈跃动,仿佛时光本身在此地放慢了脚步,变得温柔而具象。我立于林下,一股凉意沁入心脾,那不只是树荫的遮蔽,更似一种精神上的荫凉与丰足。十年前那一锹土、一瓢水的琐碎劳作,竟真的在时间里沉淀、发酵,生长出这一片足以荫庇后人、对话历史的盎然生机。

下山时,我的思绪从北台山的层林,飘向了通乡镇范家垅的一条寻常巷陌。在那里,倪霞凭一己之力,创办了子谦书院。与在山上种植树木异曲同工,她耕耘的是人的心田。自2019年起,每周六上午,那间小小的书院里便会准时响起清朗的童声,诵读着古老的诗词经典。这一读,便是七年,便是整整两百期,上千名山区的孩子,在这里接受了最初的文化启蒙。

倪霞常说,她只是通山本土的一个“小文化人”,所做的,不过是想把经典的文化传下去,为孩子们营造一个“孟母三迁”所追求的

良好氛围。她的话语朴实无华,一如她默默坚持的事业。“好酒不怕巷子深”,她说,“好诗也不怕巷子深”。果然,琅琅书声如磁石般,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孩子前来,在此成长,在此了解家国情怀与诗词背后的故事。书院的公益经典阅读课,至今已举办了二百期,成为本地少儿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一盏明灯。这让我想起《管子·权修》中的箴言:“一年之计,莫如树谷;十年之计,莫如树木;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。”古人早已参透,在所有的投资与耕耘中,培育人才是效用最为神奇、影响最为深远的“一树百获”之功。

十年光阴,山上树木已成林,巷中书声亦未绝。我忽然深切地体悟到,“树木”与“树人”之间,并非简单的比喻,它们在本质上共享着同一种生命哲学。

它们都需要一种超越眼前得失的远见。种树者,不会苛求幼苗当年成材;教育者,亦不能指望孩童旦夕成才。两者皆需将目光投向十年、百年之后,相信时间与积累的力量。倪霞和她的同道们,在龙图书院种下的不仅是松杉,更是一份对历史文脉的接续;在子谦书院诵读的不仅是诗篇,更是为未来社会埋下的文明种子。这是一种温柔的坚持,一种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襟怀。

它们都依赖于一片适宜的土壤与持续的呵护。树木需要阳光、雨露与防治虫害;人的成长,则需要如子谦书院这般纯净的文化氛围、无

私的志愿引导与社会各界的支持。通山县如今志愿者众多,志愿服务蔚然成风,这正是文明得以茁壮生长的最肥沃的“土壤”。每一份看似微小的参与,都在为这片土地增加养分。

它们最终的果实,都是一种“荫庇”。树木成林,其荫庇是物理的,为过往行人遮阳挡雨;而教育树人,其荫庇则是精神的,它塑造的健全人格、传承的文化薪火,将为一个社会、一个民族带来绵延不绝的智慧与温度,抵御心灵的荒芜。正如县领导在子谦书院参加活动时所期许的,希望孩子们能从经典中汲取智慧,“成长为有才学、有品德、有作为的好少年”。这精神的森林,其广阔与深远,又岂是目力所及的山林可比?

在车上,我再次回想那片苍翠的“云凤林”。清风过处,林海阵阵,仿佛千年之前龙图书院的读书声穿越时空,与今日子谦书院里的童音遥相呼应。我恍然明白,我们十年前挥汗如雨种下的,又何止是树木?我们种下的,是一段被唤醒的记忆,一个关于文脉传承的生动隐喻,更是一份对“百年树人”这一终身事业的朴素信仰。

十年树木,绿荫已成;百年树人,正在途中。前者是后者的序章,后者是前者的升华。在这片土地上,每一棵挺立的树,每一个茁壮成长的人,都是写给时间最美的情书,都是对“终身之计,莫如树人”这一古老智慧,最坚实、最温暖的当代践行。



春雨绵绵

金色的回响

○ 吴诗路

春天是躁动的,这种躁动是蓄势而为,自冬寒一起就已开始。譬如,一场雪看似落地无声,其实是雪忍住了尖叫,蓄势给了大地,渗入了种子,汇入了春芽拔节之声、春花绽开之声,汇入了溪流,使溪流行进中可以欢腾歌唱;也附于蜂蝶,融于蛙鼓,寄予鸟鸣,托付山野乡村,把整个春天躁动成一场盛宴,使之色、香、味俱全,韵味无穷,使之热闹闹闹,让人久久难忘。

杨狮坑就是这样躁动的。作为通山县一个世代为耕、普普通通的山村,杨狮坑仅仅几年时间就实现了蜕变,在领头人的精心策划下华丽转身,一时声名鹊起,一跃成为远近闻名的踏青赏花处所、网红打卡地。

如今,三月已去,春日将尽,那一幕幕金黄色的花浪,一曲曲动听的歌舞,一幅幅热闹嬉笑的画面,仍然在脑海和耳边回荡。

层楼叠栋皆新宇,燕子飞回不识家。多年前,我数次去叻上焦,必经杨狮坑。那时的村民深居简出,守着青瓦炊烟,扎根土地,日出而作,进村的黄泥路,弯弯曲曲,凹凸不平,一下雨便成为每位过路人的挑战,稍不留神,就作“田中客”。春风是温软而浩大的,乡村的出路,在于振兴!杨狮坑人闻风而动,接受新观念,发挥本土优势,启动山村发展的金色引擎。杨狮坑,没有“狮子”,更没有“坑”,只有干劲。没有海,不能围海造田,那就围田造海,于是,杨狮坑油菜花海,应运而生。

从此,每年三月,踏“浪”赏花的游客络绎不绝,人潮,海浪,融合在一片金色的欢腾之中,宛如一幅春景画,一部闹春曲。

今年三月下旬,油菜花正盛。3月21日,杨狮坑油菜花文化旅游节开幕,闻讯的我一大早就直奔现场。刚到村口,就感受到一股浓郁的山村春意涌来,老远就嗅到了花香,望到了金色,听见了歌声。“杨狮坑油菜花海”几个大字立于花海中央,在阳光下熠熠生光。新修的渠道流水清浅,路上游人如织,笑语盈盈。风过处,花浪起伏,是大地流动的诗行。多年未见,早已不见昔日的闭塞与贫瘠,如今的杨狮坑,柏油路,水泥路,四通八达,楼房高了,庭院美了,笑声朗了。柴火灶里飘出的香气直抵心扉,沿路的村民,摆出小摊,美食、美妆、文玩、饰品、土特产,应有尽有,让人目不暇接,摊主的笑声和叫卖声悦耳动听,好一幅山村春意图。热腾腾的荞麦粑,现榨山茶油、野花蜂蜜、烤红薯、香煎饼,罗列而出,呈现眼前,叫人垂涎欲滴,欲罢不能。那土特产摊位前的热闹,那村民脸上藏不住的笑意,在暖阳下回旋。渠道边的观景台上,人头攒动,游客们以花为媒,以花为景,以阳光着色、以流水伴奏、以笑语为旁白,以直播、舞蹈、歌声为技法,自娱自乐,也给观众烹煮精神佳肴。

无边光景,怎能不拍照?看,花田里,田埂上,游人甩开了寒冬的束缚,三五成群,拍造型,拍视频,锦衣丽裳,有手拉手的姐妹花,有温馨的一家亲,有甜蜜蜜的小情侣,找准角度,晒出身材,定格下瞬间,留下人生美好记忆。

赶到村委会文化节主会场,早已是人山人海了。舞台上,节目表演正在进行。“相约杨狮坑,共赏金花海”的主题活动引来了大量的远方游客。舞台正面,“金色花海醉狮狮,和美乡村谱新篇”的标语展现了山村的自豪与信心。来自县城城区、各乡镇、各友村的文艺节目精彩纷呈,如一道道带着家乡味道的佳肴,给观众献上了一场丰富的文化大餐。表演各具特色,有的歌声嘹亮,有的节奏欢快,有的寓意美好,台上激情四射,台下掌声雷动,欢笑之声,飞跃山丘,直上蓝天,随风飘扬。

我回到观景台上,再次极目远眺。这漫山遍野的金黄,不仅是春天写给大地的情书,更是山村写给时代的答卷。这欢笑声里,仿佛说着:这花海,是“颜值”,更是“产值”;它不仅惊艳了时光,更温暖了岁月。这金色的花海,映照家乡乡变的巨变,也种下了生生不息的希望。

原来,最美的风景,是乡村振兴的脚步,是故土焕发的新生。这脚步声,步步铿锵,这欢笑声,伴随村民金色的梦想,在天地间,激越地回响。

半生岁月,读懂野菜里的亲情味

○ 王丽

近日春光正好,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拎着塑料袋子出了门,归来时,袋子已被翠绿的荠菜、鲜嫩的蒲公英和一些不知名的野菜装满,其中数量最多的,当属她最喜爱的荠菜。

母亲将这些沾着山野灵气的野菜放到菜盆里,一边宝贝般地摩挲着,一边笑着拨通我婆婆的电话:“亲家母,我挖了些野菜,可新鲜了,一会儿给你送些过去尝尝哈。”电话那头,婆婆的笑声清脆真切,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雀跃。看到两个老人因为一把野菜满心欢喜,我心底暖意涌动,思绪也飘回到儿时。

儿时的春天,挖野菜是母亲的必修课,可是我却满心抵触。在我眼里,野菜粗糙苦涩,难以下咽,实在不明白母亲为什么喜欢吃这东西。每次母亲耐着性子劝我:“这是老天爷的赏赐,味道可鲜了。”我都皱着

眉,无论她怎么说,反正我一口也不吃。

那时的我还不懂母亲笑容背后的不易。当年家里拮据,虽不至于吃不饱饭,但能省一点是一点。年幼的我只知挑剔,满脸嫌弃,母亲从不责备,只是无可奈何地摇摇头,转身给我单独蒸一碗鸡蛋羹,或者单独给我炒一小碗时令蔬菜,自己则和父亲就着野菜,吞咽着生活的清贫。时光匆匆,转瞬四十多年过去了。我已褪去懵懂,历经风雨,也终于读懂了母亲的艰辛。

母亲把择好的野菜分门别类,蒲公英洗净沾酱生吃。荠菜则依旧沿用老法子,洗净焯水,裹上面粉,撒点盐,淋上少许香油,放到蒸屉上蒸个十来分钟。出锅时香气扑鼻,勾起的不仅是味蕾记忆,更是心底的温暖。母亲趁热递给我一碗,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筷子放到嘴里,如今再吃母亲蒸的野菜,竟觉粗糙口感里藏着淡淡清香,越嚼越有滋味。

我笑着和母亲说,自己大概是老了,竟然开始贪恋小时候的味道。母亲笑着回应:“不是老了,是经历多了,才品得出这野菜里的滋味。”是啊,年少时不懂生活厚重,只追求口感香甜,如今阅历渐丰,才明白那一碗蒸野菜里,藏着生活的艰辛、岁月的沉淀,还有回不去的童年。

如今春日依旧,野菜年年生长。母亲的脚步慢了,婆婆的白发多了,可两个老人因野菜而起的欢喜,依旧纯粹温暖。这不起眼的野菜,是母亲眼中的珍珠,更是我心底缠绕着亲情与时光的记忆,见证着生活变迁,承载着过往的怀念。

原来,最动人的味道从不是山珍海味,而是藏在烟火气里的亲情与时光。这春日野菜,看似平凡,却在岁月中酿成珍贵滋味,让我们回望过往时,总能感受到心底的温暖,也更懂得珍惜当下每一份温情。

与春光,平分一寸温柔

○ 李建平

那云原也只是薄薄的一层,灰灰白白的,像陈年的棉絮,懒懒地铺在那里。不知怎的,边缘处忽然就裂开了一道缝,光便从那里漏了出来。起初只是一线,亮得晃眼,仿佛是仙人用指尖在这灰色的幕布上划了一下。只一霎,那缝便愈撕愈大,光也愈淌愈多,不再是线,而成了一片片温柔的、金黄的、带着暖意的瀑布,就这么无声无息地,从天上倾泻下来了。

光落在院子里的石阶上,阶旁青苔的绿便霎时鲜活了;落在老桂树光秃秃的枝干上,那枝干便仿佛有了些软软的意思,像是在伸懒腰;落在我的窗台上,落在昨夜翻了一半的书页上,那些密密麻麻的字,也似乎都跟着亮了起来,有了精神。

我搁下笔,走到窗边,将窗子推开。风便挤了进来,凉凉的,却不寒,带着一种说不出的、润润的气息。这大约是春的气息了。我又抬头看天,那灰色的云还在,却被那光映得有了层次,深深浅浅的,倒像一幅写意的水墨画。那光呢?也不再是先前那般刺目的一缕了,它化开了,均匀地铺了大半个院子,空气里飘浮的微尘,在这光里成了飞舞的金粉。

忽然便想起前几日的雨来。那雨是缠绵的,一下就是两三天,不大,却总也不肯停歇,将天地都笼在一片水雾里,人的心仿佛也要跟着发霉。那时节,总觉得日子是黏稠的,脚步也迈不开,什么都提不起兴致。可今日这光一来,什么便都不同

了。墙角那几株不知名的草,雨停后还蔫着,如今却挺起了腰,叶子上还擎着昨夜的雨珠,被光一照,亮晶晶的,像含着一泡泪,却是欢喜的泪。

人生里的许多事,不也像这天气么?总会有绵长的、阴翳的雨天,让你觉得日子难熬,前路茫茫。可你若肯安安静静地等,总会有那么一刻,云开,光来。那光,便足以将先前所有的潮湿与阴冷都烘干,让你觉得,一切的等待,都是值得的。

我搬了把椅子,就在这廊下坐着,与这一院的春光对坐。我们不说话,只静静地平分着这一寸光阴,一寸温柔。它照着我,我看着她,心里那些潮湿的角落,便都被它一一抚平,一一晾干了。



谷雨春耕

○ 欧毓兢

谷雨的晨曦轻洒在田埂
像母亲温柔的手,抚过大地
老农扛起沉甸甸的犁铧
脚步匆匆,迈向那片希望的田地

水田里,泥浪翻涌着欢喜
老牛默默,拉着岁月的痕迹
每一道新翻的沟壑
都是对丰收最深情的期许

远处,蛙声一片奏响序曲
似在为这春耕的忙碌喝彩助力
那此起彼伏的声响
是暮春写给大地的热烈情诗

汗水在老农的额头闪烁
那是奋斗与梦想交织的光芒
在这谷雨的时节里
他种下的是希望,是未来

看呐,那破土而出的新绿
正向着阳光奋力生长
这是生命的礼赞,是自然的馈赠
让我们在这蛙声中,为春耕歌唱
为这充满生机的土地,为勤劳的人们
献上最诚挚的敬意与祝福

谷雨余春

○ 胡晓峰

谷雨,是春的最后一封情
裹着春意,落在村口老槐的枝桠
花苞攒成雪,风过处
碎香漫过院墙,沾在晾衣绳的白衬衫上

香椿芽早顶破了紫褐的壳
嫩得掐出水,被竹篮兜着
撞进灶间的烟火里——
沸水一焯,翠色更明
和蛋液裹在一起,热油里煎出焦香
盘边还沾着点儿春的潮气

蒸屉掀开时
槐花饭的甜香,先漫出来
白米裹着碎雪似的瓣
嚼一口,软糯里裹着清芳
像把春的余温团团收进了胃里

田埂上的人没闲着
把豆种埋进润透的土里
指尖沾着湿泥
抬头时,槐香正裹着雨
落在他的草帽沿。
春要走了?不,是把余春的劲儿
藏进了菜碟里、新种里
等夏来,再结出满仓的暖

祖母的野菜园

○ 徐引

香椿生长在
吊脚楼旁
举着紫红的嫩芽
长竹竿
够不到的那枝
竹篱围住的春光

野葱拥挤在
青石阶边
被拔起的根须
还带着
大娄山的潮气

如今春暖乌江岸
菜园里的椿天
一年比一年深
只是少了
祖母弯腰时
哼给土地听的山歌

雨落到故乡

○ 苗海川

谷雨的雨落到故乡
像一封迟到的信
被泥土轻轻的拆开
田垄蹲在晨雾里
听水珠在叶脉上写诗
老屋的瓦檐低语
把往事一滴一滴
漏进父亲翻土的锄声里
布谷鸟在远处鸣叫
像童年难忘的回音
雨丝绵绵织一张网
网住村庄网住小路
也网住我漂泊的凝望
站在异乡的窗前,心却
回到那片雨水浸润的田野
鞋底沾泥脚步轻响
仿佛只要一回头
就能看见故乡炊烟升起
像母亲在黄昏里招手
喊着我的乳名回家